□ 王德亭

今年的雨水真多。当雨像一 道帘子把我留在天一阁内,时光 竟有了木心《从前慢》里的那种味

雨不急不缓地打着屋檐,天 一阁仿佛还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天 一阁,亭榭楼阁之间,夹藏着一方 池塘,临于池塘上的那些嶙峋的 假山成群结对。隐于枝叶间的危 楼,似苍鹰般驾在高空中。"藏书 之富,甲于天下",范家的这座私 人藏书楼,曾拥书七万卷,浓缩了 多少文气、才气、智慧之气。

余秋雨说过,"我们只向这座 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 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 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然而历史上,能叩开天一阁 大门者寥寥无几。

直到1673年,铜锁才一具具 打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 登楼。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 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 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 严苛,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 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

据传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 铁卿的内侄女钱锈芸嫁到范家, 为的就是能登上天一阁读点书。 但苛刻的家法,森严的门户,决不 会在她的渴望与忧郁面前妥 协……她最终未能登上那栋庄严 而又神秘的楼阁,只能将自己的 幽香与怅望,带入天一阁旁那一 杯微润的黄土里。

隔着玻璃展柜,我只能想象 书香四溢,即使是翻版,在这里也 不能随意翻阅,"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局促之中,是天一阁的肃

藏书的意义何在?纵然范家 人担心开放门户会造成古籍的流 失,可殊不知,闭锁有时只是为了 更好地开放。

居然有小小的庆幸在我心里

闪过,好吧,姑且不说看书受限 来时,谁又能消受得起?

读书自不必贪多求全,内化 为个人精神价值的书籍,才是好

个人才是读书的唯一尺度。 天一阁就如同那块通灵宝 玉,"岂能人人都有?"虽不能有, 心向往之。正如博尔赫斯所写: "读书人理想的图书馆,正如一座 巴比塔,是永恒和完美的神的产 物,而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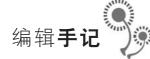
而理想的图书馆不是炫耀家 里的书多,而是那些书是对个人

读书如同吃饭,每种书籍都 有不同的热量,保持多读高蛋白 类高价值的书籍,主食类随时补 充,蔬菜类经常翻翻。最需要警惕 的是水果类书籍,为高兴买单的

我在心里自说自话:在买书 光荣,读书光荣的自我暗示和自 我感动下,这么多年,有没有做一

"女人的衣橱里永远缺少一 件衣服。"无论你买多少衣服回 来,逢出门或换季的时候,总感觉 少了一件最适合的。妹妹的办法 是断舍离,书也需要断舍离,是断 掉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贪欲。真 正内化的知识,才是精神财富,只 读心头好,形同与知己聊天、散

跨出雨帘,天一阁外,车水马 龙,从前藏书是一场延绵数百年 的苦役,如今我要给自己的藏书 减肥,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 "变化",你的身边又发生着怎样





秦始皇到过我家乡

□ 任晓策

我的家乡山东平度,每次往 来老家与县城都要经过一座桥 叫秦皇河桥,无疑桥是架在秦皇 河上。年幼时只觉得桥的名字有 点怪,后来知道了秦始皇,莫非 秦皇河与秦始皇有关?

秦皇河发源于平度蟠桃乡 长岭山南麓,流经蟠桃、唐 田、李园、白埠、明村等乡 镇,于明村小于家屋子入龙王 河。龙王河是胶莱河(古胶 水)的支流,胶莱河连通着渤 海。秦皇河汇入龙王河有一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二年 开始修"驰道",以供巡狩之 用, 先后四次东巡, 足迹所 至,北到秦皇岛,南到江浙、 湖北、湖南地区, 东到山东沿 海,并在峄山、泰山、芝罘 山、琅琊、会稽、碣石等地留 下刻石,以彰其功德。秦始皇 巡狩,一是沿驰道坐车,更多 是坐船,这也是人工开挖秦皇 河连通水系的原因。

秦始皇四次东巡,其中三 次到齐地。《史记》说他是为 求长生不老之药,我却认为是 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秦国最 后灭掉齐国,而且是通过玩弄 权诈兵不血刃灭了齐国, 齐国 的人力物力藉此保存下来。齐 国依山傍海, 商业繁荣, 经济 发达,是老牌强国,治理不好 足以动摇秦王朝的统治。且历 史上乐毅曾攻打齐国, 只剩即 墨和莒国两城不破,还是被齐

国在即墨反攻得手。 秦始皇东巡,一定看了即 墨城, 那是齐国当年的复兴之 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即把 即墨设定为县, 可见其对即墨 的重视。即墨城是公元前567 年, 齐国灭了莱国后, 齐大夫 朱毛筑成的, 时叫朱毛城, 现

在当地百姓仍称之为朱毛城, 旧址就在我家乡平度的古峴 镇。即墨古城非常繁荣, 可以 与齐都临淄相提并论。田单在 即墨摆火牛阵大败燕军,复兴 齐国,不仅是战术得当,更重 要的是即墨有好的传统风气和 物质条件。追溯历史得益于两 个人,一位是宁戚,一位是齐 威王时的即墨大夫。

齐威王时(公元前378-前 320年) 即墨的政风民风就很 好。史载,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 夫说, "自从你到即墨任职, 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 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 却是田 地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 无事, 东方因而十分安定, 于 是我知道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

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真的扑面而

成长有帮助的书。

些贪多、求全、低效之事?





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召见 阿大夫说,"自从你到阿地镇 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话传 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只见 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 初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卫国 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 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 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即重 赏即墨大夫, 烹阿大夫及左右 曾替阿大夫说好话者。从此群

> 基始皇沿渤海 \(\) 王河再入秦皇河,还应当去祭 拜了宁戚的墓。

大变, 齐国大治。

臣没有再敢粉饰欺诈的, 政风

宁戚,春秋时卫国人,出 身微贱,早年怀才不遇,曾为 人挽车喂牛。求见齐桓公而不 得。后来趁齐桓公郊外迎客 时, 击牛角而歌《浩浩白 水》, 齐桓公注意到他, 与之 交谈发现其有经世济民之才, 齐桓公非常高兴, 要任命他官 职, 群臣都说"他是卫国人, 卫国离齐国也不远, 不如派人 打听一下,再用不迟"。齐桓 公说"不然,打听了如果说他 有什么小毛病,把他的才能掩 盖了,这是君王失去天下之士 的原因。并且人无完人,用人 当用长处"。

宁戚官至大司田,推广使 用铁铧犁,结束了木犁人耕的 时代,进入铁犁牛耕时期,尤 其重视养牛,促进了生产力发 展, 使齐国农业连年丰收。他 心系百姓, 生活简朴, 体察民 情, 齐国庄稼地里到处是他的 身影,他谢绝了齐桓公为他建 造的豪华府邸, 甘愿栖身在简 陋的茅屋里和周围百姓一样。 宁戚辞世后葬在胶水东岸, 当 地百姓称其墓为将军冢, 现在 还有冢前、冢东、冢西等村 落,是当年甘愿为其守墓的百 姓的居所。宁戚著有《相牛 经》一卷,后传给了百里奚,

秦始皇不仅从齐桓公身上 看到了君王的用人之道,也从 宁戚身上看到了臣下的清正廉 洁, 他是在敲打李斯等近臣, 阻塞人才晋升的道路,不像宁 戚、百里奚一样清廉,而是轻 车貂裘,极尽奢华。也使李斯 等人感到了压力, 为后来赵高 和李斯矫诏埋下了祸根。

而使穷百里秦国饲牛拜相。

秦始皇东巡,不是游山玩 水,不是为求长生不老之药, 而是为求长治久安的治国之 术。我的家乡平度是秦始皇巡 狩过的地方,只是如今,河已 淤积, 荒草满沟。



走在田间小路上,身边的玉米叶子几 乎擦着脸。仿佛你就是一棵玉米,是与她耳 鬓厮磨,分明感受着她脉搏的律动,共鸣着

玉米,吾乡人俗称"百日草",天悠悠。 地辽阔,一株玉米却只有一百天的好活。想 一想吧,一生只有一百天随你挥霍,享受, 多么匆促,多么短暂。昆虫中,生命比玉米 还短的是蝉,蝉是一千天地下黑暗的沉潜, 几十天的光明和放歌,交了立秋节气,仿佛 就给她的生命一个休止符。玉米用短短的 百天走完了一生,以一院子的灿烂和金黄, 唤醒人们对于丰收的热望和感激

玉米短暂的一生,就像夏天的一道闪 电那样快。她的一生由不得懈怠、疲倦,一 柄柄剑一样的叶子指向天空,写满了"成 长"二字。从播种下地,到出芽全苗,只需一 个星期,她便做了大地的歌者——绿色的 诗行引我们琅琅出声。她离不开农人的呵 护,正像雏儿离不开父母的抚养。你要删繁 就简,改去多余的字,句,段,疏密有致,农 书上叫做"合理密植"。小喇叭口,大喇叭

说东三省是东北, 是全国的一个

区位概念;偏东北,则是人在东北或

人到了东北之后的某一个具体区位。

今年秋初,我就去了东北偏东北的黑

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那里有我的大姑 一家,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姑家,她和大

姑父1959年就从豫东北去了那里,支援

林区建设,另一种形式的"闯关东"。大

姑父去世快7年了,大姑也快80岁了。我

是陪着我的父母,也就是大姑的弟弟、

哈尔滨到五营的唯一一趟直达列车 K7017次,在卧铺上晃荡一夜,早晨6 点半多到达五营小站,大表哥、大表

嫂和二妹夫早已在站台上等着了。火

再有四站就到终点站乌伊岭。乌伊岭

的北边,就是我这次去才听说的嘉荫

县, 那里是中国最早发现恐龙的地

方,号称恐龙之乡。嘉荫县北边是黑

母唠不完的嗑。大表哥则领着我走遍

了小小的五营城; 带我去看原来在山

上住的木刻楞房子, 那里还有人住

着, 林场改造成了格桑梅朵田园综合

体; 去看大姑他们初来时住的窝棚,

那里还残留个防空洞,只有一对夫妻

在那里自己发电、养蜂、养羊,往城

里卖蜂蜜、羊奶; 去看五营国家深林

公园, 那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红松原

始森林带,有天赐湖、绿野仙居、少

奇号森林小火车。大表哥觉得那里森

林还不够原始 又找孰人诵关 领我

和父亲钻进丰林自然保护区,探究真

正的深山老林。这里1958年就被列为

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划设最早的保护

区之一,保存了我国目前最完整的原

始红松林, 199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批准为中国丰林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 今年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

个十年评估,表哥说我们来的前一周

刚来了一大批联合国专家。保护区地

层全是软软的、厚厚的植被与腐殖

质, 高大的红松遮天蔽日, 有的树龄

长达上百年,我和父亲合抱才刚刚相

互触到指尖。攀上十几层楼高的瞭望

铁塔,目光所及,是一波一波的绿色

林海,远处的五营城几乎被绿海淹

没。我想象着,大姑父那一辈林业工

大姑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与我父

龙江, 江对面是俄罗斯的巴斯科沃。

车抛下我们,继续咣当咣当东北行,

先坐飞机去哈尔滨,然后乘坐从

弟媳,去那里探亲。

流年**碎笔**

玉米之歌

口,抽穗,授粉,结实,一环扣着一环。她的 成长,让你目不暇接,感到眼不够用。

王嫂每天早上都来看她的玉米。男人 突然走了,她心里很空。她拔脚就往地里 走,她不知道她的脚下已生了根,密密麻 麻的根扎进了泥土。她说, 我总是得忙 着,抓(刨)了这镢抓(刨)下镢,什么都不 要想。我心里抽了一下, 我知道她心里这 个"什么"是什么。迁客骚人寄情于山水 之间,她寄情于自己的玉米。那个早上, 她的衣裤被露水打湿了。她说, 昨天地儿 还透亮,这头望得到那头,今天玉米叶子 抄了手,让人看不透。

晚上,她会到自己的地头侧耳倾听。 她说,她听到了玉米拔节的声音。拔节是 什么声音,她说就像人干了一天的活儿, 你攥住五指拉上几下,骨节发出的"咔吧 咔吧"的声音,心里很放松,很舒畅。

我不知道王嫂会不会绣花, 可她硬是 把大地当成了绣花枕头, 由着她的巧手在 上面描画,一棵棵庄稼融进了她的想象和 希望。现在一些农人越来越爱惜自己的-

东北偏东北

□ 王金龙

人当初是如何在一片深山老林里创

业,也想象着大表哥他们这第二代林

业工人是如何伐木又如何转型从事种

养木耳、蓝莓的艰辛。在区政府的宣

传橱窗前,大表哥指着五营林业建局

60年的老照片,与我一同印证、复原

一万多常住人口。汤旺河在这里流了

个带宽边的U字型,将小城的东、

南、西三面围住, 北面小山上长着保

护区的红松林, 山下一条铁轨在五营 留下一个只有一个站台的小站。城里

一条东西笔直的街道, 篁县闹市区,

东头是公安局、邮电局,中间是区

委、区政府, 西头是检察院、法院, 中间还有一家蓝莓宾馆;还有一条南

北街道,不如东西的直和长。有三座

桥可以出城,正东的为大道,因为正

头,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双旗镇刀

客》里的双旗镇,接着想到的是萧红

小说《呼兰河传》里的呼兰小城,在

返程的列车上白天还真经过了一个叫

呼兰的站,在哈尔滨的北郊呼兰县;

再接着想到的就是迟子建的《额尔古

纳河右岸》,因为这里的树木除了红

松就是桦树。这些其实都不是, 五营

就是五营, 它是我大姑一家的一个

站在小城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街

在拓宽伊嘉公路而少有车行。

五营虽是个区,但大表哥说只有

膀子力气,种地不大肯动锄头动镢了,玉 米招了虫子打农药,不等到长草打灭草 剂,限制疯长打矮药。可是王嫂不一样, 夏天,她的锄头跟人一样也出汗,锄刃却 永远闪着寒光。我们头顶的锄头— 月儿亮在天上,她的锄头亮在地里。她弓 着身子锄地,成了一个叩问大地的符号,

是不是,她在用自己的勤劳跟大地之母喁

喁私语呢?

我们家曾有四柄锄头,大锄丰满,二 锄稍瘦,三锄更瘦,四锄瘦成了一弯月牙。 大锄用来耪玉米茬和黍子茬,那弯月牙呢, 是在蔬菜的畦垄里闪亮的。父亲说,锄刃上 有水,也有火。锄头通着黄泉,天旱了,可以 把水引上来。玉米是百日草,你得锄地,一

遍一遍地锄,你得给她生长的本钱和力气。

玉米花期短,授粉似乎来得格外激烈。 玉米腰间现出一颗或两颗葱绿的玉米棒的 时候,玉米棵头顶着穗子。她授粉的日子, 让我们感受到了荷尔蒙的力量。强烈的气 味刺激着人的鼻黏膜和呼吸道,有时让人 说不上是激动,还是难过。可是,我还是

家,是我心底几十年的一个最特殊的

不便, 去与不去有些犹豫。父亲起初

也犹豫,后来下了决心:去吧,再不

去还不知能不能去成了。我们返程

时,大姑一家留了再留,大姑凌晨四

点就起来包饺子, 放了很多的肉和香

油。吃完饺子,我们都不让她下楼去

送,怕她哭。她执意要下楼,很豁达

地说:有空了,我还要到关里看你

这关里关外, 其实一直牵扯我们

族所有人的神经。16年前,父亲去

东北探过一次亲, 坐车时间是几天几

夜。30多年前,大姑带着俩孩子到关

里来,火车上没买到座位,一路站着

到了禹城站转车,至今她还念叨一位

同行的回济宁老家的大哥, 在车上帮

他照看孩子。40多年前,不识字的爷

爷去过一趟东北,看望我大姑,当时

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运输工具——一辆

木轮车, 才凑够了盘缠。我至今很难

想象,不识字的爷爷是如何上车转车

奔波劳碌到达五营小站的。父亲提前

俩月就给大姑家写过信去,告诉我爷

爷大约什么时候能到。不像现在,过

春节时,父亲与大姑老姐弟俩还通过

手机进行过一次视频通话,约定这次

东北偏东北之行。

比"莫须有"还要可怕的

去东北之前,母亲闪了腰,行动

念想。

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徜徉在玉米抄手的小 路上。

玉米, 从种子下地破土而出, 到收 获,似乎是眨眼间的事情。诗人挥挥手, 作别天上的云彩。玉米挥手之间送走了酷 夏, 走完自己的一生, 把属于自己的空间 让出来,或是小麦,或是蔬菜,全不干她 的事了。她由成长的飞翔,回归到人们的 生活上去,或作为人们生活的调剂,或作 为肉蛋奶转化的基础,或成为工业生产的 原料,她回归了实用价值。人的一生,不 过也就是几十茬玉米叠加的生命,人又能 比一棵玉米优越什么呢? 渺小如一棵玉 米,立身原在泥土中。玉米根上,靠近地 面的秆,环绕长出一圈两圈根来,龙爪一 样抓牢大地, 抗住了风雨的摇撼。吾乡人 把这样的根叫"气根",它让我想起了江 南的榕树,榕树也是有气根的,它的气根 长在树枝上,空气是它的土壤,它不断汲 取营养壮大腰身。

把根留住, 把根扎牢, 你才有了自己 的立身资本和腾挪空间。



各安天涯

一根100兆的光宽带拉进了父亲的书 房。父亲的书房靠山,冬暖夏凉,有了光宽带 后,我送给父亲的ipad、智能手机、电脑全部 派上了用场,他在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手机上装了一个新闻APP,显然 对它情有独钟。每次回家,他都要和我探讨 这个APP存在的缺撼:譬如新闻不够多,有 时标题看不懂等等。有时我就拿出笔记本 电脑,当着他的面,把最新的新闻发布上 去,把他看不懂的标题修改了。他就站在旁 边看,很感兴趣。 一个年过七旬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

在农舍里特意设置了一个书房,书香满柜, 还懂得使用数码产品,这不是我当年能够

五六年前,政府出台新政策,失地农民可 以参加职工大社保,我为父母补交了一笔钱。 现在父母每月的"退休金"高达5000多元。 父母心态的变化是从拿到"退休金"开

始的,家里还有一些田地,但他们种水稻种 麦子种蔬菜不再为了经济收入,而是为了 绿色餐桌。自己吃不完,他们会乘1个多小 时的公交车,送到城里来给我。

我经常劝他们,不要种那么多的农作 物。但母亲说,我们种庄稼就相当于你们城 里的老头子打太极,老太太跳广场舞,这是 锻炼身体。

一个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把 当年赖以生存的种庄稼,在年迈之际视作 锻炼身体,这算不算是一种理念的颠覆?

有时我疲惫不堪地坐在城里17楼的办 公室里,看着这座城市连绵的灯火,还有道 路上的车水马龙,我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 觉。但我的心是放下的,是"各安天涯"的感 受,这样真好。

今年初我决定在杭州购套房,首付一 时难以凑足。就在纠结买与不买的时候,父 亲一个电话打来,说:"你要买房,我有钱 啊!"父亲一下子拿出了15万元送来了,我 瞠目结舌,不知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说,我们平时自给自足,身体也 好,所有的退休金都存下来了。如果你需

要,我还有呢 父亲这笔钱帮我度过了燃眉之急。我

对杭州那位看过太多土豪的房产销售说, 我的首付中有15万是农村72岁的老父亲资 助的,我还刻意地与朋友说,与同学说……

在google地球上,我的这个家地处浙 北山区,在青山绿水间,一幢微不足道的三 层小楼。那里有我生我养我,现在怡然自 得,安度晚年的父母

而我在城市的楼群之中,我们彼此各 安天涯。

魏



辣笔小新

高俅从一个街头的小混混、一个流氓 破落户,变成了后来的堂堂太尉,在赵宋王 朝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逆袭。

个过去什么权力都没有的人,因偶 然的机会,突然有了权力,非常可怕。能够 约束权力的,也只有法律。但在所有的权力 之中,有一种叫合法伤害权,本身就是合法 的,使用起来,比"莫须有"之类的罪名要省 事,而且光明正大。

合法伤害权这一说法,是吴思先生提 出的,指的是有些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管辖 权,在他可以做主的范围里,利用冠冕堂皇 的理由给其治下的民众以伤害,所有一切 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之下进行的。掌握权力 的人一旦可以借合法的名义来伤害别人, 他们会充分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牟利,让 国家机器按照他们的意愿开动。

高俅上任第一天,就利用他的合法伤 害权去害人了。他不是点名吗?书上说"衙 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 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发现有 一个人没来。

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

大家都知道这八十万禁军教头在《水 浒传》中,除了王进,还有后来著名的豹子 头林冲。这官职听起来挺大,其实这八十万 禁军指的是整个禁军,里边也不光只有一 个教头,教头也没有兵权,只是负责训练那 些士兵,放到今天也就是团级营级干部。

王进在高太尉上任时为什么没来呢? 因为他半个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 未痊"。身体不好,有病,请了病假了,是不 是泡病号不知道,但是一直请假

高太尉非常生气,喝道:"胡说!既有手 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 此人即是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 王进因请假了没来,而且还不是这时

候请的假,按说,没毛病。但仔细看高俅这 话,请假就是抗拒官府,不管你这假是现在 请的还是过去请的,都肯定是假的

在高俅看来,符不符合工作程序是小 事,给不给我面子才是大事。你不来,就是 不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我就要用合法 伤害权去伤害你,把你说成是不给官府面 子,不给朝廷面子。

接着,高俅派人来捉拿王进。王进到了 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 喏,起来立在一边",动作很规矩。 高俅上来就问,"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

王升的儿子?"王进说小人便是。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上使花棒

卖药的!你省得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

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

高俅表面上的意思,是怀疑王进的八 十万禁军教头的出身,其实点出了自己和 王进的父亲的一段恩怨。在高俅还是东京 的泼皮无赖时,王进的父亲卖过艺,还把高

所以说,在上任之前,高俅就知道王进 跟自个是有这么一点过节的。本来就想收 拾王进,正好你请假,就可以合法地收拾

我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其实, 君子的仇是经不住岁月的,十年之后也许 就没有仇了,至少没有了恨。仇恨一旦没有 了恨,自然也没有报仇的动机。所以,报仇 十年不晚的往往都是小人。并且,小人才会 以君子的名义说自个报仇十年不晚。

高俅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上任 之后,上来就把自个当年吃的那点亏,要从 这王进身上给找回来。王进解释说,我没来 确实是患病没有痊愈,高俅马上就骂道, "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你看你不 是有病吗?你有病怎么又来了呢?

跟这种卑鄙小人,没办法讲理,小人当 了领导,只要是看你不顺眼,别说鸡蛋里边

挑骨头,鸡蛋里边都能挑出骨灰盒来。 王进还想和高俅理论:"太尉呼唤,不

敢不来。"高俅大怒,上来就要打人:"左右! 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

很多将领确实跟王进关系也不错,就 给高俅汇报说,您看今天是太尉刚上任,

第一天好日子,咱就不要打人了,对您个 人来说不吉利。高俅心里琢磨也确实是这 样,就暂免了王进一顿打,说,"你这贼配 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 理会!"

就这么一句话,王进就没敢在东京呆 到第二天。

王进这官虽不大,也是国家正规编制 公务员,也是部队上正儿八经的一个中层 领导。因为高俅这么一句话,就吓得在东京 城不敢过夜了。

因为他太了解合法伤害权了,不像后 来的林冲,一直对体制报有幻想,最终差点 被幻想要了命。王进带着老娘,连夜就从东 京跑出来了,远离是非之地,远离小人领

公元1112年,离赵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陈桥兵变152年,距靖康之耻还有15年。八 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母亲奔走在从东京逃 亡的路上,正月的风很冷,王进牵缰绳的手 冻得通红,年过六旬的母亲坐在马上面,回 望此生再也回不去的家乡。